

**杨浦记忆**

# 乡愁“两万户”

■刘翔文

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家曾经在杨浦区的长白二村居住过。如果说长白二村仅是这个新村地域名的话,那么它还有一个曾经让几代上海人难以忘怀的名词“两万户”。这是1953年上海市政府为解决产业工人的住房困难,而在本市建造的二万套住房。这种住宅是二层立帖式砖木结构建筑,前部是二层,后部是一层披屋。1室至5室在底楼,6室至10室在两楼。煤卫五家合用,厨房、厕所均在一楼。

从原先居住的新村搬迁到长白二村,我家的居住面积一下子从15平方米的单间,增加到了建筑面积在27平方米左右的一室半,层次也从一楼上升到了两楼,缓解了三代人蜗居

一室的窘境。而最让我有幸福感的是,房间地面上铺设的居然是木地板,这种幸福感与原先的水门汀地面相比较,差异性绝对是巨大的。因为,家里人多房小,我经常是打地铺睡觉。夏天一张席子铺在水门汀上睡觉,那种清凉的感觉还是蛮爽的。可是,冬天那种感觉就是透心凉了。如今,虽然还必须打地铺睡觉,但能睡在偌大的“木板床”上,这种由翻身感上升而至的幸福感,就绝对不是一点点的了。

那时的人对幸福的理解与追求,就是这样的简单和肤浅。从人住长白二村的第一天起,我就主动向父母要求承包拖地板的任务。这样表面上看,是为了让左邻右舍认为我是一个热爱劳动的好孩子,实

质上是为了让脚下的这张“木板床”干净整洁,睡在上面更舒适。从此,每天放学后,我都会拿着一把拖把,不停地在地板上来回擦洗。有时甚至还要拿一只板刷,跪在地板上刷洗。就这样,拖啊拖,刷啊刷,导致最后地板上的红色油漆都被我洗刷掉了,露出了白色的“原始面貌”。每当夜幕降临,做完回家作业后,我便赶紧把棉被铺在地板上,然后一个漂亮的前滚翻,干脆利索地扑倒在这张硕大无比的“木板床”上,或肆意摆动四肢,或跌打滚爬,或像一个英勇的解放军战士般,把堆放在前面的棉被视作“敌人的碉堡”,朝着前方匍匐前进。这种舒适的幸福感、伟大的英雄感,深深地扎根在一个懵懂少年的心中。至今想起,还会从噩梦里笑出来。

由于“两万户”的厨房和厕所均在一楼,我们两楼的五户人家每当做饭时的那番场景是十分闹猛的。只见各家大人不停地操着南腔北调叫

唤自家的孩子,这边“小三子,快把小菜拿上去啊!”还余音袅袅,那边“阿狗,捞酱油去!”已经响彻云霄。弄得我们这些疲于奔命的小八腊子,不急匆匆地顺着楼梯奔上奔下。因楼梯狭窄,有好几次我一不小心,还把邻家小伙伴端着饭菜给撞了个底朝天。为此,我头上不知给祖父敲过多少麻栗子。

回想起住在长白二村的那些年,令我难忘的应该还有那些不绝于耳的吆喝声——

“削刀磨剪刀!修——洋伞,阿有坏格皮鞋修伐!雪糕——棒冰吃伐!爆炒米花咯!”这些现在已经在上海滩消失的吆喝声,是我小辰光听到的“天籁之音”。每当那语调抑扬顿挫、节奏铿锵有力的吆喝声在新村内回荡时,小八腊子们便会像跟屁虫一样,尾随在吆喝者后面,在新村里窜来窜去,模仿他们的声音一起大声吆喝,胡乱起哄。这种快乐是今天的孩子无法体验到的。至今,每当身心疲惫时,我还会

趁着无人之机,独自站在阳台上,朝着远方空旷的绿地,扯开嗓门吆喝上几句。这种似乎有点恶作剧般的情感宣泄,既是对那些已经在这座城市消失的市井吆喝声的追念,更有着我对这些“天籁之音”从此一去不复返而无以言状的失落感。

说乡愁,道乡愁,留住乡愁显然离不开一个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。“唯有门前镜湖水,春风不改旧时波”。回望那些年我居住过的“两万户”,如果说,石库门是上海老城厢的一种城市记忆,那么,作为工人新村“两万户”则显然是杨浦区——这座昔日上海最大工业区的记忆“场所”。然而,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,“两万户”已经濒临“绝迹”。庆幸的是,市规划局日前决定,本市最后成片的杨浦区228街坊的12幢“两万户”住宅不再拆除,将予以整体性保留,拟打造成为具有社区服务、文化功能的“城市客厅”。我期待着一个升级版的“两万户”早日呈现在这座城市中。



外滩 ■陈明松

**独爱美食**

## 煎饼

■邵凌文

煎饼历史悠久,是一道价廉物美的传统小吃。只要看到有买早餐的地方,就能看到小贩们把烙煎饼的炉子和鏊子架在小推车上,现烙现卖,生意相当不错!

煎饼是山东、赣榆,城乡居民的主食。假如你到素有黄海明珠之称的赣榆旅游,准能看到大街的摊位旁,坐满了津津有味吃着煎饼的游客。

烙煎饼其实并不难,烙之前你先要准备一个直径约55厘米的鏊子,圆鼓形状。烙煎饼用的鏊子、油擦、铲子,是必不可缺的。炉子的口径跟鏊子类似,假如你能弄到粮油店里的盛油桶,对半锯开就可以做成两个烙煎饼的炉子。

烙煎饼的原料虽不讲究,但很养生。市面上常见的煎饼原料有麦子、高粱、玉米、谷子、地瓜干(红薯)。制作方法也很简单,先把原料放在水里浸泡洗净,磨成糊状,自己吃可以稍厚一点,一斤面粉

一斤半水,当然厚薄比例不是一成不变的。

搅拌面糊要一边搅拌一边加水,不能操之过急。搅拌过程中加一汤勺碱水,待面粉搅拌均匀不起泡,再醒个三五分钟即可上炉烙煎饼了。这样烙出来的煎饼,颜色微黄好看,吃起来香脆可口有嚼劲。现在烙煎饼都用机器了,搅拌面糊一般也不加碱水,都加小苏打水,这样烙出来的煎饼颜色金黄诱人,吃起来更香,更有嚼劲。据说,高手烙出来的煎饼,厚薄均匀,拎起来不碎,可储存两个星期。

煎饼的吃法也五花八门。赣榆海鲜品种多,当地居民喜欢买些小鱼、小虾,回来炒辣椒,卷煎饼吃,也有居民把鸡蛋、葱虾皮味精盐放碗里搅拌均匀,叫烙煎饼的小贩包在煎饼里烘熟,吃起来更加美味。一般,中老年人喜好煎饼卷大葱、黄粉、辣椒。年轻人喜欢煎饼卷黄粉(黄豆制作)、凉粉(绿豆制作)、什锦菜(雪里蕻咸菜切丁加辣椒和韭菜花制成的酱菜),口味重的剥两瓣大蒜头,倚在墙根歪着头大快朵颐。

当然,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,你几乎都能看到煎饼的影子。

**岁月悠悠**

# 北大荒的榛树林

■朱建新文

如今提到榛子,人们会说,不就是炒货店里那香喷喷、崩崩脆、金灿灿、圆嘟嘟的榛子吗。但是,在四十多年前,大多数人对榛子还是很陌生,尤其是那能结出榛子的榛子树。

那时候的我,已经到了北大荒,看到了能结出榛子的榛子树。在北大荒,哪里都能见到它们。在路边,在房前屋后,在小溪边、河边,在山里山外,都会不经意地生长,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。三五棵在风里摇摆,十来棵、成百棵就能连成片,一大片、一整片地在蓝天白云下簇拥着,悠然自得,毫不理会人世间的喧嚣。

老乡们想要扎个篱笆,盖个草屋,在屋顶上铺上厚厚一层茅草,就要先在椽条上扎上一层榛子壳,有了这层宝贝儿垫底,上面的茅草才让人放心,风吹不走,雨渗不进。

六月里,榛子树就开花结果了。到了八月,榛子已基本成型,圆嘟嘟、白胖胖的。害羞的榛子们,藏在淡绿色的钟状果苞叶里,不肯露脸。也有些不安分的,使劲撑开了果苞叶,露出了半拉果。那时,我们常和它们擦肩而过,有的是在清晨的上班路上,有的是在傍晚的下工路上,还有的是在干活休息中,我们会采下一把、两把……慢慢地咀嚼,细细地品尝。那一刻,忘记了生活的艰

辛和劳动的繁重。

北大荒的孩子,还喜欢磕那些初熟的葵花籽。手捧半拉葵花盘,走到哪,磕到哪,满脸的悠然自得。其实,比起鲜嫩嫩的榛子仁,口味差多了。

九月一到,榛子就完全成熟,一嘟噜、一嘟噜地挂在细细的榛树枝上。榛子树不高,两米左右,大人们手一伸就能够着。挑上一个晴朗的好日子,带着麻袋。如果遇到成片的榛树林,连采带撸,用不了个把小时,就能装满一麻袋。背回家,放在屋里捂上两天,榛子上的果苞皮就能很容易去掉。采集榛子最好戴上手套。徒手采摘固然方便省力,但是,碰上毛榛子就惨了。毛榛子的果苞皮上全是刺状刚毛,扎在手上还不易挑出,非得让你疼上几天。

提起榛子树,一定不要忘了榛蘑。那些长得密密实实的榛树林里,地上还要积满厚厚一层腐烂的榛树叶,充满了阴暗和潮湿,于是,深黄色的、浅褐色的,还有深褐色的,大大小小的榛蘑就在那里“遍地开花”。

于是,知青们也跟老乡一样,常常在夏季里,钻进那些茂密的榛树林,因为夏季是采集榛蘑的最佳时候。

到了秋季,凉风不断迎面吹来时,就该上山去采冬磨了。河蚌形的冬磨肥厚而略带浅黄色,一片片地,镶嵌在长满青苔的倒木上。那倒木如果是死去多年的椴树,且最好有怀抱般粗,湿

漉漉的满是水汽,躺在茂密的草丛里,还要让人不易发觉。碰上这样的倒木,只要有一根,你的运气就来了:上面的冬磨多得让你背不动。

冬天到了,大雪纷飞。厚厚的积雪盖住了田野,盖住了农舍的屋顶,也盖住了通往山里的小路。在那些“刮天烟泡”的日子里,暴风雪在旷野肆虐横行,天地间是一片灰蒙蒙的,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度。但是屋内却温暖如春,晚饭后我们围坐在火炉旁,炉火在熊熊燃烧。炉膛里塞满了我们在山上伐、自己运、自己锯、自己劈的大块木柴。房间里热气腾腾,有时,竟然穿着衬衫也会汗流满面。那时,我们常缠着同宿舍的老俞和老田,让他们摆弄那些讲不完的山里故事。那时,在火热的炉火上,撒上一把把自己采的榛子。大伙儿一边磕着榛子一边听着故事,不知不觉就度过了北大荒的那些漫长冬夜。

那时,我们一定不会想到,四十年后的今天,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会重返北大荒,踏上这块曾经让我们生活多年的黑土地。当然,我们中间的另一部分人,因为种种原因,没能再踏上这块黑土地。但是,他们也会常常想起,四十年前的北大荒:天空是瓦蓝瓦蓝的,白云在头顶上高高飘过,田野里静悄悄,只有风儿在耳边轻轻拂过。

在路边,在房前屋后,在小溪边、河边,在山里山外,无数的榛子树在风中摇摆,树叶在阳光下隐隐闪烁光芒,浓浓的绿意渐渐融合在远处的田野里、树林里、草甸子里……

哦,那是七月,还是八月?

**时令小语**

## 夜听蟋鸣昼听蝉

■王志良文

大自然的春夏秋冬,有着各种不同的美妙音乐。

车窗外映照夏末初秋交替的阳光,一个是匆匆来临,一个是姗姗离去。文友相约去浙江长兴农家乐。一干人兴致勃勃登上大巴,汽车沿着沪杭高速公路两个多小时便抵达长兴。

中午时分,尽管已是处暑后,但天气依然炎热无比。倘佯在依山傍水的固渚村弯曲的长堤公路上,长堤的两旁,朝南生长着亭亭玉立的柳树,淡淡的影子,临水摇曳。

夏日里,柳树是蝉的世界,长兴夏末初秋之时也能听到。可以想象在长兴入伏的夏季中,晴空万里,骄阳似火,在浓荫密布的柳树林斑驳树影下,先是一只,尔后是几只蝉合鸣,那底气的充沛,音量之宏大,振翅而起的歌声响彻夏日的云霄。热烈奔放的蝉声是对生活的赞美与渴望,悠扬清远的蝉声是其短暂生命对大自然的无限眷恋与不舍。“莫侵残日噪,正在异乡听”。夏末初秋,蝉的鸣叫耳悦神舒。

“蟋蟀独知秋令早”。入秋后,是蟋蟀尽情鸣唱的时节。在历经了春夏冬的“休养生息”后,蟋蟀便在秋月光下悄然登场。此时月亮高挂空中,银色百练洒满一地,有一只蟋蟀“瞿瞿”一叫,马上就会有别的蟋蟀响应,你方唱罢我登场,独唱、合唱不绝于耳,衬得银色的夜晚越发幽静。游玩了一天惬意地躺在床上,闭目养神,似睡非睡,耳畔聆听着窗外墙角处蟋蟀鸣唱,思绪中朦胧忆及儿时几个小伙伴,相约带上竹节筒、电筒、蟋蟀罩长途跋涉去江湾机场边的农庄,在布满青苔的乱石堆中,墙角青石下,砖缝里,辣椒和毛豆地,瓦砾旁,河埠边,小心翼翼寻觅捕捉……夜半从酣睡中醒来,那令人心旷神怡的“瞿瞿”鸣叫声,低吟浅唱使初秋的生活充满生机!

不虚此行的浙江长兴农家乐,夏末初秋时真切感受到夜听蟋鸣昼听蝉的绝妙意境,令人拍案叫绝。

文苑投稿邮箱:  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